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记者笔汇 JIZHEBUHUI

时光静止

■南泽仁

总会在一场淋漓的夜雨声中醒来又睡去，雨城的冬日，像暮年和归处。

日渐陈旧的楼房、街道身陷碧水青山而云遮雾绕。太阳一出，就被青衣江面的锯齿山峰割伤。天，终日落泪，用所有的湛蓝和明丽为太阳疗伤，一次次听风说起，青衣江是个胸襟宽广的女子。

接连数日小雨，等不到放晴。姑姐撑开三把雨伞，几片晴天就在我和雍贝头顶上方盛开。这趟，我们要去登距离雨城不远处的一座青山，传说它林木葱茏、四季青碧。在旅游车站搭乘开往景区的白色商务专车，半个小时，我们就抵达了。因为是雨天，又过完了年假，游客稀少，宽敞的观景车只载了我们三人就往山上驶去。公路两旁用铁丝网围栏隔着密匝的阔叶林、竹林。车窗玻璃外层沾满雨水珠子，不时滑落成线。导游是位年轻的女子，一直埋头玩微信，她自说自话："凉山那边发生火灾了，说是一个疯子放的火，禽兽！"迎面，一道高大紧闭的铁门，随景观车临近分别朝左右两边自动打开。导游依旧埋头说话："车已进入猛兽区，不要拍打车窗玻璃，以免惊吓猛兽。"我们屏住呼吸，随一道道自动打开的铁门，看着车窗外密林中缓慢掠过的老虎、狮子、棕熊、野狼。它们体态轻盈，不急不躁，在林间走动，站立，抑或蹲身歇息，早已习惯了头顶缥缈的细雨及车窗内注视的目光。

进入可行走观赏的动物园林区，我们便下车，由一路的指示牌导航前行。

一处假山环抱的土院中，几只驼羊和一匹小马驹站立雨中，见有人来，驼羊就围拢上来。淋湿的驼毛光滑柔顺，如卷发，一绺一绺垂下。一位管理人员手拿几个小纸袋阔步朝我们走来，说是卖饲料，10元一袋，买下可喂食它们，驼羊的嘴唇就已经凑到了我们手上。饲料是用水浸泡过的饱满的玉米籽，放几粒在掌心，一只驼羊就热爱地食用起来，其它几只便知趣地走开了。小马驹则躲到不远处机警、敏锐地观望。

斜坡，拾级往下。眼见一头白牦牛，仿佛电影《转山》中的一场梦境。一位五十开外的男人，手牵住从牦牛鼻孔穿出的麻绳，见到我们，便立马祈福般地念叨："观音的坐骑，牛魔的妹妹，路过的神仙要不要骑上去留影。"它来自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相比黑牦牛，实属珍稀。它秉性豪迈不羁，此刻却温顺，眉目低垂。一对角上扎满了红红绿绿的绸子，通体的白毛被梳理得丝丝缕缕。经主人耳畔这么念叨，白牦牛似乎早已淡忘了，淡忘了自己原本是谁，身在何处。

山路起伏，转折，通向一个宽阔平台。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迎面袭来，接着两峰高伟的骆驼就立在前方了，一峰见着有人靠近就朝空旷的平台边沿走去，身影孤独。另一峰不停地来回走动，地上的稀泥合着它的粪便，不时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游客从旁路经，脚步匆促，掩鼻而过。我走近它，它那么孤傲，一座山一样的冷峻。我们是第一次相见，它目空一切。我却暗自纳罕它突兀的驼峰和仰望的高度。

门口，一块糊满稀泥的小牌写着猜谜语：骆驼的驼峰用来储存什么？我想，是水。答案就在背面，写着：脂肪。骆驼的眼、鼻、耳，睫毛、平足等所有一切，似乎都是为在沙漠生存和远行而生长的。

离开骆驼，一条小径，逶迤穿竹林过去，偶然一只五彩鸟雀从路上扑哧飞过。一只深红羽毛的鸟儿在小径中央走走停停，也不飞离。路人经过，要为它的美丽轻轻绕行。静静凝听林中各种鸟雀鸣唱，陌生而恬噪。这时，手机来电的蝉鸣也跟着响起，一只蓝色孔雀从身后的一棵树旁忽然冒出，然后拖着长长的金翠隐没于密林深处。走出林子，通过一方人工岩洞，洞口设置了一处木雕长椅，椅子的左右把手上分别停落着两只蓝色孔雀，它们一动也不动。拍照要付钱，与孔雀合影要加双倍的价格。姑姐说，你那么喜爱孔雀，去合影吧，不然遗憾了。爱孔雀是因为它洁净的品质，与它靠近，希望是三只孔雀的相遇。只是，我忽然到来，那么仓促，没来得及整理好蓝色的羽毛。

时值正午，我们观赏到了动物的行为表演。

在一处绿色雨棚遮风挡雨的小型表演场地，一群鸟儿分别栖落于几位管理人员臂弯，整齐登场。一只被称作公主的白色鹦鹉尤其出色，爪子和嘴壳并用，随不断变幻的音乐缓缓升起彩旗，有节奏地滚动小球，展开翅膀轻轻舞蹈，识别游客递来的钞票。其它鸟儿安静等待，主持人报出它们名字时，它们就拖着系在脚部的长长细链，从管理人员臂弯依次纷纷飞出。

等到鸟儿们退场，两头庞大黑熊分别挽着两位驯兽师的手，摇摆登场。它们骑单车、翻筋斗、跳恰恰，模样憨态可掬。每次完成一项表演，它们都会卯足劲地奔走到驯兽师面前索要食物，吃完继续尽其所能。那些食物会激发一股强盛的欲望，为此，它们险些都要开口讲人话了。

七八只小猴登场时，场面凌乱而热闹。它们表演走钢丝，双手举着花束、头顶小球，也顶碗，动作伶俐。一只小猴在走钢丝途中拒绝走完最后一程，就翻身下去了。管理人员用力一拉，套牢在它颈上的绳子，小猴被迫滚到了他面前，他发怒朝小猴的腹部猛踢一脚。小猴双手抱头护着，我心就痛了。那刻，我站起来了，后来又坐下了。我无力为小猴做点什么。管理人员接着又一拉套牢在小猴颈上的绳子，小猴便顺从地爬上钢丝继续表演，极其认真。表演完毕，其它小猴都站立钢丝上将手中的花束和小球巧妙抛向管理人员手中。而那只被踢的小猴却伸长了手臂，亲自把花束和球递到管理人员手中。它还幼小，却要学会忍耐和讨巧。小猴的经历触到了我的记忆。原来，我是个胸襟不宽的女子。

主持人报节目，猛兽表演。在另外一个通道口，一群老虎和两头狮子带着自身的英武和威猛傲然上场。它们登梯，瞬间越过时空一样的距离，越过驯兽师设置在高空中的一道独木桥及桥上紧密的梅花桩。我心随它们穿行，它们偶然会张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面朝观众，完成一次意味深长的喘息。它们已被驯服，与所有登场的动物一样。我想，那驯服的过程不是靠近它们说些感心动耳的话，也不是用手抚摸它们的毛皮，一定不是。

一曲葫芦丝《月光下的凤尾竹》响起，一头庞然大物就登场了。主持人说，它是来自缅甸的大象姑娘。因为怀念家乡，只要听到葫芦丝的乐曲，它就会翩翩起舞。果真，大象随曲子登上一张方凳上，一起一落，体态笨拙而富有节奏地为大家展示舞蹈。背井离乡，这个词汇用在此处，如此相投，也如此心酸。表演结束，主持人说，有爱心的观众可买下管理人员手中的苹果亲自喂食大象。我与雍贝买了好几袋子以犒赏大象姑娘，大象见到苹果就把长长的鼻子温柔地伸向我们，展开杯盏大小的鼻翼，吸住苹果后放进嘴巴，接着又伸来索要。

表演是在几声零落的掌声中结束的，雨还在落。

这一路到头，我行走，沉思，自省，仿佛自己就是一只与山林失散许久的禽兽那样无措。登上山顶就是出口了，漫天瞬间飞舞轻清雪花，回望眼下青山，一派缥缈迷茫。时光静止，你有在听吗？

沿海行记 YANHAIXINGJI

深圳火车站的故事

■胡庆和

《春天的故事》，这首歌曲唱响神州大地。火车站的故事在我心里。二十多年前到深圳，最先跳入我眼帘的地方就是深圳火车站，二十多年后还想去看看。在一个日子里，坐上公交车，直奔火车站。变了，变了，变得似乎认不出来了。曾记得二十多年前看到的火车站要小得多，进出站的旅客来来往往、在并不宽敞的坝子里挤进挤出。我是个看客，自然不去挤，只是站在广场边看着那一个个旅客匆匆行走的模样就感到时间就是金钱在深圳是多么的正确。二十多年后重返故地，看到眼前的火车站变得格外宽敞，广场上也没有那么多人，其实这是一个错觉，进出站的旅客肯定比二十年前还要多，只是广场变宽了，进出站的通道多了，旅客疏散了，广场就显得宽松了，可是再仔细一看，我眼前的广场只是表面，而在广场的下面还有一层，仍然是那样宽敞，许多旅客都是乘坐地铁、的士到了底层，而众多进出站的旅客则是从底层通过。

如果说火车站的忙碌场景在不自不觉中隐入了底层，那么在火车站广场边上的另一种忙碌是我这个从高原到内地的人根本意想不到的。与广场相连的几幢楼房根本不起眼，可是总有不少的行人在进出，走上前去探个究竟，从楼房上挂着的招牌使我恍然大悟，哦，这里是深圳罗湖海关。这就是罗湖海关，这就是在电视中出现的罗湖海关，这就是一天有数万内地游客去香港，有数万香港市民进入内地的罗湖海关！走，看看去！虽然我不去香港，我得看看热闹。以为我也是去香港的游客，站在广场边上的一个女人走过来，对我说，帮帮忙，带点奶粉回来，我收购。自从内地奶粉被"三聚氢氨"闹得人心惶惶后，香港奶粉在内地人心中一再走高，曾被内地那些扫货客把奶粉买得告急，而价格又被炒得老高老高，于是就在深圳的市场出现了一种新兴职业——倒买奶粉。据说，如果去香港玩耍，只要带回四五袋奶粉，那么再卖给那些收购者，所获得的金钱足可以支付来回香港的食宿开支。我不去香港，当然也不是倒买奶粉的贩子，当我随着那些出关回到深圳的游客一同出来时，又碰上几个奶粉收购者，还是那样热情地招呼我，"有奶粉没有，我收购。"我没有去香港，手中也无奶粉，只是对着那些不时前来的招呼者，笑了笑，来一句小幽默：我带了奶粉，但不卖，我自己喝。

走出几步，远离那些倒买者后，我不禁笑出了声，我怎么变成了一个撒谎者，根本没有去香港，怎么可以有香港奶粉？自己没有奶粉，怎么可以欺骗别人？我什么时候变得坏了呢？

还在广场上闲逛，又一个女人走上前来，问我去不去香港，住不住旅店，我摇摇头，算是回答。可她仍不死心，紧跟着说，去香港玩，我们的价格最低，她说着递给一张具有广告性质的旅行社旅游价目表来。我接了，没有顾得看，就顺口回答，要去香港，但不是今天，我先办事，办完后再去。听说我要去香港，她就显得更热情了，她又走近一步说，你要去，找我们，我保证用最低的价格接待好你，一切交给我们办。

紧跟着我一道行走的老婆走过来对那女人说，我们不去香港，去香港做什么。她话里的意思是想对那女人说，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要侵害我们，她想以这种理由来拒绝那个女人的过份热情，用这种重话来赶走这个嗡嗡乱叫的苍蝇。那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转头嗔怒道，别那么凶，不就是给你们介绍介绍旅游价格而已。有话好好说，有句话叫问者不相亏，还有一句话叫言者无罪，这可是毛大爷的教导，我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长大的，毛主席的话我们都还记得。两个女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要吵开了，我只得打圆场，两边劝阻，我对那个女人说，这是我老婆，我们要去香港，但不是今天，你介绍是假，拉客是真，可是拉客不能这样拉，怎么可以对客人说重话，争论不休呢？我对老婆说，我们出门在外，怎么可以随意招惹是非呢？两个女人听了我的劝，都笑起来，我们都是说着玩呢，说起好耍。两个女人一台戏，再加一个男人是好戏。可是我们不是演员，这出戏就不能演了，不过两个女人说了几句话变得亲热起来，可能那个女人真想拉住我们的单子，态度变得格外热情，给我们介绍火车站的情况。我们也借话说话，我说我们到国贸大厦去办事，至于旅游的事要等办好了要办的事再说。可能是她真的热情，也可能是感觉她有了生意的希望，她指着广场边的一个路口对我们说，从那儿走，穿过一个巷道，就是人民南路，再向前走几步就到了。

凹村纪事 AOCUNJISHI

赶 命

■雍措

幺幺，我在乡下呆了好长时间。

清早帮阿妈挖挖地，种些辣椒；中午热的时候，和阿妈坐在樱桃树下，学习绣花。

青布帕子真长呀，阿妈绣的花鲜鲜的开在阳光下。

阿妈说，这条长长的绣花帕，是为我出嫁时准备的。

我羞红了脸。

"女人的命，掌握在男人的手心里。别像挑胡豆里的渣滓一样，过于精细。"我坐在阿妈身旁，嘟囔着嘴皮，不说话。

阿妈停下手中的的针线活，眼睛看着密密的樱桃林，说："赶命的女人，把什么都看得淡。"

阿妈的话落下的时候，起风了。风把话带到空中，拂过一片绿油油的樱桃叶。

丰茂的樱桃林上方是车汪家，车汪就是阿妈说的赶命的女人。

乡下，我把日子过得很闲散，盯着云，盯着山尖，和小狗逗逗趣，时间就过了。这和赶命的女人车汪相比，我的日子空洞，没有意义。

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车汪就快死了。车汪自己也知道。

病快快，落魄，恐惧，得到别人同情。在村人的眼里，这是要死的人，留在世上的样子。

但是，车汪出人意料。他活出了村人对要死人的看法。

村人怀疑，老中医失去了往年的医术，把车汪的病诊断错误了。

村子小得可怜，一阵风的功夫，就把村人的想法，传到了老中医的耳朵里。

"山间的乌云爬过山坡，盖住大树、房屋，还在继续蔓延到下游。雨就快来了。车汪肺上的黑点，就像落下来的雨点，密密的盖着她的肺。不久了，她等不到下一个天晴的日子。"老中医的话慢吞吞的。远处，王表叔家的烟囱里，一股青烟扭动着腰身，慢慢的升到空中。

车汪的时日很紧。

每天，天不亮，她就开始忙碌着，放牛、喂猪，打扫屋子，给一家大小做饭。地里的活儿她全部揽下了，别人劝她休息的时候，她总说："多干点，免得到那边去了，想干，都没土地了。"

车汪英珠的男人是个闲人，知道车汪就快死了，成天哼着调儿，走在小路上，见人无话找话说，脸笑得稀巴烂。见着车汪，却马上变了脸："你这婆娘，连猪肚子的粮食都要克扣，你是想你快死了，让我留在世上，吃不上肥猪肉是不是？"话落，拳头落在英珠的背上，一阵空响。

"死婆娘，要死，你就快死，别吊着我的胳膊不放。你死了，我就去找王家村的许幺妹，他可是一直等着我的。"车汪的男人说这话的时，咽下口水。核桃大小的喉结，在他粗糙的皮肤下，上下滚动着。

村人同情车汪，车汪满脸堆着笑："我在世上，只有他是我的亲人，我为他生了两儿两女，我走后，他肩上的担子也重，能找个女人，帮他分担，是我的福分。"

英珠的脸色 ，一天比一天难看，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紧。月光下，她拿着锄头的身影，比夜还要孤独。

母牛就快产子了，房屋的青瓦有一处还在漏雨，院墙上的柴火也快烧完了，车汪没日没夜的想抓着时间，一刻都不松手。

赶命的女人，把世上的痛苦看得很淡。

"命，有时真的不值钱。"阿妈说。

一朵艳丽的牡丹花，就快完完整整的开放在青帕上，落针的那一刻，阿妈给线头，打上了一个牢牢的死疙瘩。

这条青帕，是我结婚那天带在头上的。

我的男人，从那以后，将牵着我的手，走过一生。

雪 花

第 2227 期

援藏笔记 YUANZANGBIJI

高原星光

■青碧珍

一月的甘孜，风雪严寒笼罩，气温隆到零下20℃。在雪山、在草甸、在牧区，高原电力员工正日夜为"春节和藏历新年"的到来而忙碌着。

如今，有了充足的电力供应，更多外地的商家的落户藏区，春节将至，商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一应俱全，集市上更是热闹非凡，生意兴隆，藏族老乡将购置的家电、年贷装满车，洋溢着满脸的幸福开车回家……

在高原，时常见外地的车来旅游观光，即使在严寒的冬季，也挡不住驴友的步伐……夏天享受草原的辽阔和风吹绿浪，冬天则享受雪山的纯美和天际的蔚蓝……

2011年从内地调入藏区工作，行走高原6年，在岁月的变迁中，见证着甘孜电力的快速发展，更见证了在藏区发展中民生的改善。尤其是2012年"新甘石"联网工程的建设投运，将光明遍洒康巴大地，让雪域一步跨千年，实现了甘孜藏区的"第二次解放"。随着甘孜"电力天路"和无电地区电力的建设，使电网实现了村村连、户户通，让广大藏区老百姓告别了千年以来的以牛粪取暖、酥油点灯的历史，从此用上电力清洁能源。

有了充足的电力保障，在寒冷的冬天，老百姓再也不用担心没电用的日子，藏族老阿妈手握转经筒，笑逐颜开，围着火炉，在酥油茶的飘香中，暖暖的满足和幸福镌刻在岁月沧桑的脸上；小伙姑娘足不出户，一网相连，感知着外面的缤纷世界，同时也享受着城里人的生活，看电视，玩游戏，上网购物……

电，不仅让藏区各族群众感受到了温暖，更汇聚了扶贫攻坚奔小康的力量。雪域之光，让电力的光芒照亮了15.3万平方公里广袤的甘孜大地，在中国梦的道路上铺就了一条高原的"星光大道"。

"夜深沉，难入梦，我在凝望那颗星，那颗星，它是那么明亮，它是那么晶莹……我思念着你呀，你可思念着我？"

夜深深，寒意浓，举头望明月，千里思故乡。在故乡的大姐生病了，但距离遥远，无法回大姐身边进行照顾，但姊妹情深，我每晚通过微信唱歌给大姐听，希望大姐的身体早日康复……

"有过多少不眠的夜晚，抬头就看见满天星辰，轻风吹拂着童年的梦，远处传来熟悉的歌声，歌声述说过去的故事，歌声句句都是爱的叮咛。床前小儿女，人间第一情……"

这首张也的《人间第一情》，唱出了无数高原电力人的心声……甘孜电力员工，许多家在内地，有的远在外省，长年远离父母和孩子，无法在年迈的父母身边尽孝，也无法照看和教育年幼的孩子，有的员工几年才能回一趟家，默默地将思念和牵挂埋在心底，为了一份责任，舍小家为大家，用青春和热血，燃亮雪域，将光明和温暖送达甘孜百万儿女！

一轮新月照亮苍穹，满天的繁星，点缀银河，如远远的街灯……新年的第一轮月亮很大很圆，雪山之巅的铁塔在夜色星空中巍然屹立，守护着雪域的万家灯火……

大渡河畔 DADUHEPAN

玫瑰的根

■王朝书

我们要有一片玫瑰园、要有一片梅园、要有一片果园、要有一排樱花、要有两棵大桂花……先生计划着，并付诸实践。

先生做事往往有迫不及待之感。除了他自己的写作外。先生说，写作是一辈子的大事，不能慌。而眼下的小事，则不能拖，必须立马解决。先生说，他想要赏花，如果等到树苗慢慢长大，不知道要多少年过去了。因此，为了赏花，我们就只有移栽大树苗了。

父亲给我们搬来了一盆玫瑰。这盆玫瑰原本由母亲养着。每年开得不错。搬运过程中，父亲将花盆底部弄破了一角。

玫瑰被放在了院子里。枝头开着花。先生对玫瑰极为喜欢。与月季相较，玫瑰显得小巧、精致。玫瑰是少女，而月季是少妇。与少妇相较，先生更喜欢少女。

最初一两天，看不出什么异样。第三天，玫瑰花开始焉了。先生赶快浇水。可是，阻止不了花的焉势。一周后，枝头的花骨朵变得干瘪，没有开放的趋势。

为什么原因，小琴说，是水浇少了。于是，先生坚持天天浇水。在先生的努力下，玫瑰呈现出了生机。部分花骨朵绽放出花香。然而，开出的花，还没得到舒展就谢了。这不正常。先生怀疑，玫瑰的根受了伤，影响了整个生长。

尽管，父亲说，花盆底部掉的一角，没伤到玫瑰根。可，先生不相信。当，门口的玫瑰园弄好时，先生迫切地将这株带病的玫瑰移栽了进去。

奇迹出现了。两周后，这株活不好死不下去的玫瑰重新开出了少女般的花朵。先生用惊喜的声音叫我，快来看，玫瑰开花了。我出门看见，重新活过来的玫瑰，开出的花，果然不一样，花朵有了润泽度和饱满度，是吸收了充分的养分后的绽放。印证了先生的猜测。果然，玫瑰的根部受了伤。尽管，伤势并不严重。移栽后，玫瑰将它的根牢牢地向土地里扎去。根系稳定了，树枝得到了充分的养分，花朵才开出了青春的力量。

先生之所以这样猜测，缘于我们曾经种过的一株君子兰。那株君子兰原本有着绿绿的叶子。可是，在被我养的猫破坏过它的根后，一直活得就像个活死人。死不下去，但活不好。叶子一直都是绿中带着黄，间或一片一片死去。看着看着，要死了，又发出了叶芽。

这株玫瑰的情形和君子兰很像。因此，先生一下想到了根的问题。

生机焕发的玫瑰让先生很愉悦。他对我说，看见没有，根伤了，要恢复是如此之难。玫瑰如此。人也如此。只是，玫瑰的根，肉眼可见。而，人性的根难以看见。如果人性的根受了伤，又该如何复苏？

康巴诗汇 KANGBASHIHUI

以春天的名义抵达

■胡巨勇

借一场落雪，风雨兼程
心事在云的脚步中
欲说还休。归期是票根里
丰腴的守望
且听风吟，梅香铺开
谁人的一纸故园
留白处的题跋
是谁烙印下的乡愁

大灯笼挂起来，红窗花贴起来
沿着炊烟的方向
让我们以春天的名义抵达
所谓幸福，就是
村头妻儿翘首的目光
抹平漂泊的沧桑
而热泪，定格了
团圆中的身影